楊全甫諫草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

題為暂臣詭辯欺

君橫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罷斥以申公勘事先該臣以西

陲殺降召釁失事陜民具疏条劾督

臣李汶等盖邊民恨之入骨朝士聞

之滿耳者業經部院覆奉

明旨將廵撫總兵各俱革任嚴勘矣獨汶

以百足自衛尚覔一謊禍首罪魁已

爲厚幸使稍知自愧安心以待公勘
可也即或欲辯飾平氣以待併勘可
也何乃逞蛇虺之舌弄戈矛之筆欺
横一至此乎就中漫引
國家世讐當報之語與邊境數年被虜
之情轉換支吾不滿士君子一笑臣
亦不屑與之字字細辯姑就其緊要
欺罔處畧爲折之汶謂屬非恭順已
未題款臣查巡撫王見賓原題疏中

一則曰虜到花馬池謁見軍門崩角稽首軍門已許進馬一則曰督臣有書寓臣果言欵可許貢馬當收一則曰該臣會同總督尚書李汶議照一則曰先將可許之狀會疏題請以此觀之虜恭順耶不恭順耶汶預題耶不預題耶以露章入告之言公然隱諱此與面欺者何異哉頻聞殺降之後延寧二撫臣貽書都中所知曰此

軍門意吾無奈何耳是累二撫臣者汝也汝尚欺言不共議耶汝謂套虜與松虜同枝無漠然不相顧恤之理夫松套形勢隔絕在二千里外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無論朝紳曾宦秦中者人人皆許其為誣即謂急難相關顧不赴援於巢穴方危之日而赴援於掃空遠遁之後不相助於跳梁犯順之時而相助於獻琛市賞之隙

有此理乎旬日之間方盛稱其乞哀又遽言其詐㥔汝既不能遠擾謀又無端可伐將無自以莫須有加虜耶汝以一舉大獲兩艇斬虜為奇捷臣姑不論𩽾虜萬衆䤖及二千士馬不聞損傷小堡各能得級事勢不通耳目難掩惟覩七月入犯到處尋殺兵將地方殘破已無噍類各將斂兵馬於一城股慄自保無一敢出

皇上試問李汶前此探穴斬級之雄於今安在豈西陲將士勇於鏖戰而怯於堵截深入則強而坐守則弱耶殺降邀功之情互觀立見尚敢以唐之名將藉口不知掯誘殺為血戰將奇禍於旋踵李靖陰山擒頡利之後次年曾有此辱國殃民之事否乎汶謂一切殘掠人畜即時上聞夫

國家申報軍情之例最嚴故各邊分六

則報虜出則報失事有無輕重則報
今虜自七月半入犯至八月終出境
始終荼毒生靈幾五十日其間殺掠
之慘千狀萬態何日無之汝延挨掩
覆始終不以實聞寥寥一疏朦朧數
語非欺弊而何且蹂躪空窖得失相
當之說即事已敗露猶誑奏不已若
稍有忌憚敢如此乎督鎮同舟事聯
一體始見功有可邀汝既指授夢麟

襲降殺戮共為富貴之資繼知罪無可赦又聽繼夢麟科歛打點共圖僥倖之計麟之貪孰謂非汝之貪麟之賄孰謂非汝之賄猶然侈口談生平真不知世間有廉恥事矣臣原疏諸狀所得者秦關作来之真傳都下縉紳之公論事事有據非僅風聞乃汝輙忿氣相加至妄謂賛皷媒蘖信如汝意必作已誤

國欺
君令秦人不敢怨言官不敢開而後為快
乎且按臣所參不盡於汝之所舉又
誰簧鼓又誰煽蘖耶總之昧心撒潑
塗面放刁譬如攫金於白晝而惡人
指其為盜且自稱曰廉士宣淫於通
衢而惡人指其為娼且自誇曰貞婦
百醜俱彰無所用耻大臣之體從汝
丐喪殆盡矣決臣言官也糾摘奸欺

自其職掌況被參不許奏辯屢有
明旨昭昭赫赫孰敢干之而汝輙狂悖無
忌若此尚可謂有人臣禮哉藐玩
君父人人切齒其罪又無待臣言者獨念
朝廷行勘自有定例未有官不解任而
可勘者尤未有總督不解任而可勘
者汝以待罪之身居節制之任即其
跋扈鴟張之狀將何官不可把持何
奸不能蔽歷臣前疏有云　按臣所委

之道爲所寄之耳目皆彼術籠从嘯
頤指氣使之人必不敢直發其奸機
而顯定其罪察正處及此也況新推
總兵王成亦係殺降邀功負罪聽勘
之數反驟膺推轂即專閫本鎮是依
然一夢麟也表裡為奸始終做成一
局非
乾剛獨斷盡破奸謀則謂之罪人自勘可
耳謂之未嘗行勘可耳其術以神公

道而服人心式伏乞

聖明亟將李汝華從聽勘庶有目之體少

垂軍民之憤少紓臣無任激切顒望

之至緣係督臣詭辯欺

罔横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罷斥以伸公勘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歲清京糧并舉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事臣等管理

巡青案查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應該年終將京糧庫歲出歲入一應料草銀兩逐一清盤明白造冊

奏繳臣等遵奉近於本月十九日親詣

該廠會同管庫戶部陝西清吏司主

事楊文裕並過實在銀二萬九千八
百餘兩及細查開除欵內本年閏肆
月分因給發東兵行糧借辦過本庫
銀八萬兩臣等見之不勝駭愕夫錢
糧關經
國大計論出納各有正欵論職掌自有
專司一切私擅那借皆法之所必禁
也京糧另貯庫藏查覈專屬青差屢
經條議屢奉

欽依非守法之臣所當斤斤不敢紊錙銖
失尺寸者欵查上年已曾以私借被
參一次雖經部精口權宜一時苟免
重譴然權宜相濟必正項有餘或可
以濟別項之不足耳必正項稍緩或
可以濟別項之至急耳今京糧實在
尚不及四萬兩臣查目前科草諸價
應支之數非十六萬不可果有餘乎
抑可緩乎嗟嗟自那移之弊生而商

人已不給預支矣今復併辦納巳完之價逾時不與又奚怪乎諸商傾家蕩產剃髮逃呼天號地於

輦轂之下哉狀

朝廷用商實皆此斷陷之也臣等叨任督理事權所在即網紀攸存乃該部既不請

旨於

皇上又不關白於臣等任意那東補西是

遵何例且如太倉均係錢糧均有巡
視該部曾有不請會同不俟執結而
收徑自支發者乎獨於京糧專恣若
此無論髦弁臣等其變亂成規擅定
帑藏使稍知有法度諒必不敢爾爾也
着再不申飭濫觴何極除將造完文
冊遵
例親齎
進繳外伏祈

嚴勑該部自發借出銀兩作何抵還待領
疲商作何處給仍將彼時經手私借
之臣列名并
請重加罰治庶無所逭於前斯有所警於
後而
天閑重計可不遂至廢弛矣緣係歲清
京糧并無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專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仰懇

聖明深惟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群疑事臣等竊惟人主纘丕基

而弘令緒未有不以宗廟社稷為重

者而太子則宗廟社稷之本也茍以

主器之身而典禮未備既非所以示

重或審則會之際而猶豫未決尤非

所以杜疑故自古不諱之朝有一於

是惟不行不力諍君不得不勉從無

非為宗廟社稷計建長也今

皇長子業十九齡矣

麟姿已偉

鶴禁猶虛且淑媛久選而六禮未行囊

髮久垂而三加未舉即縉紳士庶之

家或不其然宗何於

朝廷見之也頃者舉朝文武諸臣或以
合疏或以单疏既十餘
請矣
皇上槩留中不報此何以故臣等反復思
之愛子者天性之親觀
聖諭中既念其齡已過期又喜其體已充
足是
聖愛之不欲遲此禮也明甚立長者
祖宗之訓觀

聖諭中既謂長幼自有定序又詔非有

意亂定家國是

聖衷之不欲違此禮也又明甚本不欲

而今若違之術非終以希

恩沾名撫臣下那臣等動謂

國家二百年來凡

大典禮大政事率皆公請公行其不以

總覽廢僉謀者非但明

帝王至公無我之心亦以是

上下相與有成之體臣不敢遠引即當年

皇上諸大禮

册立在隆慶二年而諸臣於隆慶元年請之

加冠在隆慶六年而諸臣於隆慶五年請之

大婚在萬曆六年而諸臣於萬曆五年請之朝奏疏而夕報可

舊典固具在也今諸臣安得不請乎況典

禮一日未行人心一日未定觀望者
既借謂停之說所謂先行
冠婚後行
冊立者是也使
皇上三禮併行之美意反來而難通揣摩
者妄騰疑謗之口所謂緩究
大工多派珠寶者是也使
皇上少俟在邇之
明諭反因而幾悔又兇道路之訛言惡稱

謬不止此者哉諸臣憂典禮之愆期

念

渙汗之難反固宜其一疏再疏公請單請

必期得

俞旨而後已也伏望

皇上擴虛受之懷

採通國之論疏

批答明示允行此

明良之泰交都俞之盛事也即不然亦須

照頒

中旨特勅所司將前日

聖諭所定者禮先

冊立次

冠婚各諏吉具儀及時并舉庶

片言足以定大策

登斷足以釋群疑諸臣但有懽呼踴躍

頌手稱

賀而已又奚事煩瀆哉儻倖此遂濡竊

恐事關

國本臣下誰敢不爭言出公心臣下誰

敢中變惟

聖慈速賜裁决天下幸甚臣等無任隕越

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仰懇

聖明深惟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群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丑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
發典久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斷蚤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臣等竊聞骨肉之
間人所難言宮闈之中疑所易起況
國儲重器建儲重典自非俯順輿情
明定大策則上猶豫而下覬望鮮有

亦不能誤事幾而醞釀滋擴者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今

皇長子應舉三禮率皆諭期在

聖諭非不屢斷然斷而不果於行猶弗斷也在朝臣非不屢請然請而無濟於事猶未請也臣等叨耳目之官以諫諍為職其敢以累瀆片詞僅取塞責而遽已哉惟是淺言之既不足聽深言之又不敢陳展轉躊

覩莫知所措兼已姑以至情之不容
懟與夫人言之不可忽者畧擬其愚
願
皇上垂察焉夫重莫重於
祖宗之典而典鑑承祧尤重之重者也親
莫親於
父子之情而情關繼體尤親之親者也
列聖相承
十朝於兹矣曾見有十九歲之

皇長子倫序又定而名號猶未正者乎
窮寵又選而伉儷猶未諧者乎
睿德又成而元服猶未加者乎即恐
宗藩中亦未嘗有此條例可按也柰何
以
垂統之彝章且行且止以
貽謀之吉典若決若疑雖如
皇上篤愛
皇長子之意未嘗不切然合此亦安所

寄以承

元良之眷而慰

九廟之靈乎臣等竊謂至情之不容

此也自古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進憶

十八等年固

渙汗未信致橫議叢生倩及

宸衷者有之猜及雖愛將有之人情洶洶

至于去匱

聖慮大費累白衣曰朕豈有溺愛則曰朕
無端受誣張口難調往事可鑑也今
遷延又及十年向矣流蜚成沉閣回
視當年景象其時之終未何如事之
緩急何如能使道路攜摩之口一是
甚乎臣等識不敢一一縷
聖顧念彝訓日深隱憂可畏是豈
聖德
聖世所宜有哉臣等竊謂人言之不可忽

者此也伏乞

皇上深思遠慮

體無所解之情

既不可爽之信將原定

冊立冠婚諸禮

特諭所司乘時并舉庶

國本蚤定人心自安而

宗社億萬載有道之長端在於茲矣臣等

無任翹企顒禱之至緣係

慶典乂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衙獨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臣入科

辦事接得

代王鼐鉤一本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請封郡爵以廣

聖澤以勵

藩國事奏

聖旨禮部查例來看欽此臣仰頌

皇上聖明知朦朧之奏不足信而必責查

於部知陳乞之私不當狥而必責合

於例如此則法不屈撓

恩不屈濫臣似可以無言茲念

國家所以齊一政體約束群情而不至

有潰隄濫觴之患者惟倚有此

明例為之稟稟非惟不可使其有覬覦之

端抑亦不可容其有瀆奏之擾今
代府何如也臣查
宗藩有條例有要例條例定於
皇祖其進封款內載稱以
郡王而進
親王已為踰等尚以進封之
親王又欲推恩於本支不亦濫乎故禮
有繼統不繼嗣之文例無加恩再加
恩之理今後

郡王進封
親王者以後
世子世襲
親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本
等官職不得進封此
舊例之可按者也要例定於
皇上其封典欵内載稱
親王薨而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
親王日後子孫除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若嘉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此新例之可按者也茲覈得原以新寧王進封代王其長子踢渭於例應封世子異日承襲王爵其次子鼎莎止得照本等爵級封鎮國將軍其一文二

女亦止得封縣主例各犁備分當恪守乃令於長子不以世子請而以郡爵請豈其薄世子而不豹予想亦不諳典例之故無足論也至歆以次子

而併封

郡王以兩女而併封郡主此何心哉是

冒濫之念重而以

祖宗之成憲或可以私干也徼倖之意多

而以·

朝廷之法紀或可以嘗試也王亦可謂不知有法守者矣至藉口

盜

吉二府事例尤爲謬悖盖

盜王諸子加封在嘉靖三十八年即要例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者也今

代王子女非例前也妄得援以爲例

吉王二子蟣曾以

皇上親支之故俾昌
特恩然當時科部執奏
皇上業有仍不為例之旨今
天語尚新也
代王又安敢藐然視之而不知忌憚總
之以例為例而例既相違以人為例
而人又有閒其希冀覬覦之非臣盡
不能為
代王詳矣不特此也畧聞

諸藩每有例外干請常被差使桃徒指
稱在京打點誆騙動以萬計小而指
及吏胥大而指及權要甚且指及
內廷使天下聞之皆謂
朝廷之上政以賄成如此可見撓紊之
恩既啓倖門又開騙竇既壞
成例又傳汚聲是安得不加愼重而反令
其累平明之治也扎伏乞
皇上特奮

乾斷并
勅該部覆
請嚴加申飭庶
成命不渝而名器益重紛擾可杜而
統體益尊矣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緣係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

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臣惟
國家以文取士科塲之典最為隆重當
其規畫未善則議論不得不詳及其
通變既宜則法紀不可不振今歲復
當比士於鄉臣檢閱先後題
准事例業詳哉其言之矣獨計邇來
朝綱日玩士習日險議者未必行行者

未必實私無必枉法無必仰賓與何
事可容廢格若此臣用是不復瑣議
惟摘舉一二緊要所當亟亟申飭者
為
陛下言之夫潛通關節科場之大蠹也我
祖宗朝有不犯犯則無赦邇来附勢通神
賂多委曲如戊子順天場中奸弊豈
不鑿鑿有據乃主考借行勘以免舉
人覆試以免前者無急後者效尤

遂致丁酉一科又爾狼狽不知畢盡法否是陽禁關節而陰許之也此所當申飭者一釐正文體科場之首務也

祖宗朝明經守註定於一尊邇來頒式揭示豈不三令五申頗主司好奇士子尚詭滿紙皆鉤棘軋茁之語信口皆老佛莊列之談不雅不馴褎然見錄如丁酉順天被參諸人有何詞

可解總不以通關節論定冝以離經黜且正考巳自認難諉何得獨完主子巳奉

旨革回今猶未去日營營輦轂下又不知作何鑽刺其胡以訓天下士抌是陽正文體而陰壞之也所當申飭者二簾官分房閱卷例也為國求賢非植桃李如一房優卷果多即多中何嫌如一房優卷原少即少中

何害其不得照房定數也
令申巳丁寧矣遍閱各主考秉公去取
者間亦有之其他畏口吻徇體面計
房平分者依然十之六七試監二錄
可考而知也此有遺珠之嘆彼有續
貂之譏鑑衡謂何尚沿弊套此所當
申飭者三部科場後查參例也地不
分直省官不分散要者有所查有所
不查有所參有所不參皆非所以明

公道也微聞衆爭議蜂騰矣而始驗諸卷則必有以彌縫而始置者尋獲發矣而僞造其人則必有以僥倖而漏網者如此綜核不但使被論者得以藉口自脫即職掌所在豈容草草塞責乎此所當申飭者四也凡此者國憲因之區仰士風視之隆替臣願

皇上特勑該部嚴申告誡今歲科場再有踵從前弊者部科從實糾參嚴

朝廷盡法處治務使一切鑽神熱焰衆
無所施其巧力則其於世道人心豈
曰小補至於慎典試之選嚴冒藉之
稽出題不宜主考自專落卷必當各
房互閱簾外專主糾察毋使校閱之
權主考不論官階總用實主之禮科
條備具久或參差併乞一體申明責
令遵守臣無任惓惓企望之至緣係
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具題本
月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諏吉以完

大典事臣等於三月間欽奉

聖諭內稱

皇長子冊立冠婚之禮俟移居後以次

舉行欽此

特諭閣臣叮嚀至再中外臣工咸舉手加
額曰
陛下神聖片言而明長幼一舉而植綱常
眾皆悅服翹企以俟
綸音不敢復有陳瀆顧今逾春而夏夏而
秋矣金風殺律爽氣漸回矧
兩宮竣事已成萬年不拔之基
萬壽屆期正當一家和樂之候且外臣齎
捧至者行將雲集

闕下請及茲時諏吉成此

慶典庶人知

聖心獨斷原不待於臣下之私憂然而

國本不揺益有以慰海內之係望臣等

不勝屏仄待

命之至緣係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諏吉以完

大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

部中

監察工程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勅落成以奠

宸居以慰輿望事臣等伏念自

兩宮告燼致

六寢偏安中外皇皇所為竭子来之力而

企興建之成者業五載於茲矣幸今

輸奐既美金碧已輝計所未竟不及
九仞一簣竊謂刻期可竟無難事也
不意旬日以來情形頓異督者有惓
勤之心作者任偷安之便間及仰面
天花則口請
旨未下誰敢擅專間及闌廊油飾則曰奉
旨細成誰敢造次支調延挨明竊觀望不
知
聖心果不欲落成之速耶臣等夙夜躊躇

莫得其解盖正位宅中崇高之體今

啟祥雖均屬

清禁然仰視

乾清

坤寧終偏在一隅此其孰為奕豈孰為清

嚴可不問而知者奈何不欲落成恐

非所以計

攸芋也現屬匱際財用之蠹今無自夫

匠動及数千急之劇速一日即得

日之省緩之則遲一日即冒一日之
費況此何時也
朝廷之營繕尚多水衡之匱乏已甚柰
何不欲落成恐非所以節糜費也工
程典禮奉
旨相須頃見
皇上愛重
皇長子方懷溽暑之虞即有少俟之
命計今暑已消矣俟已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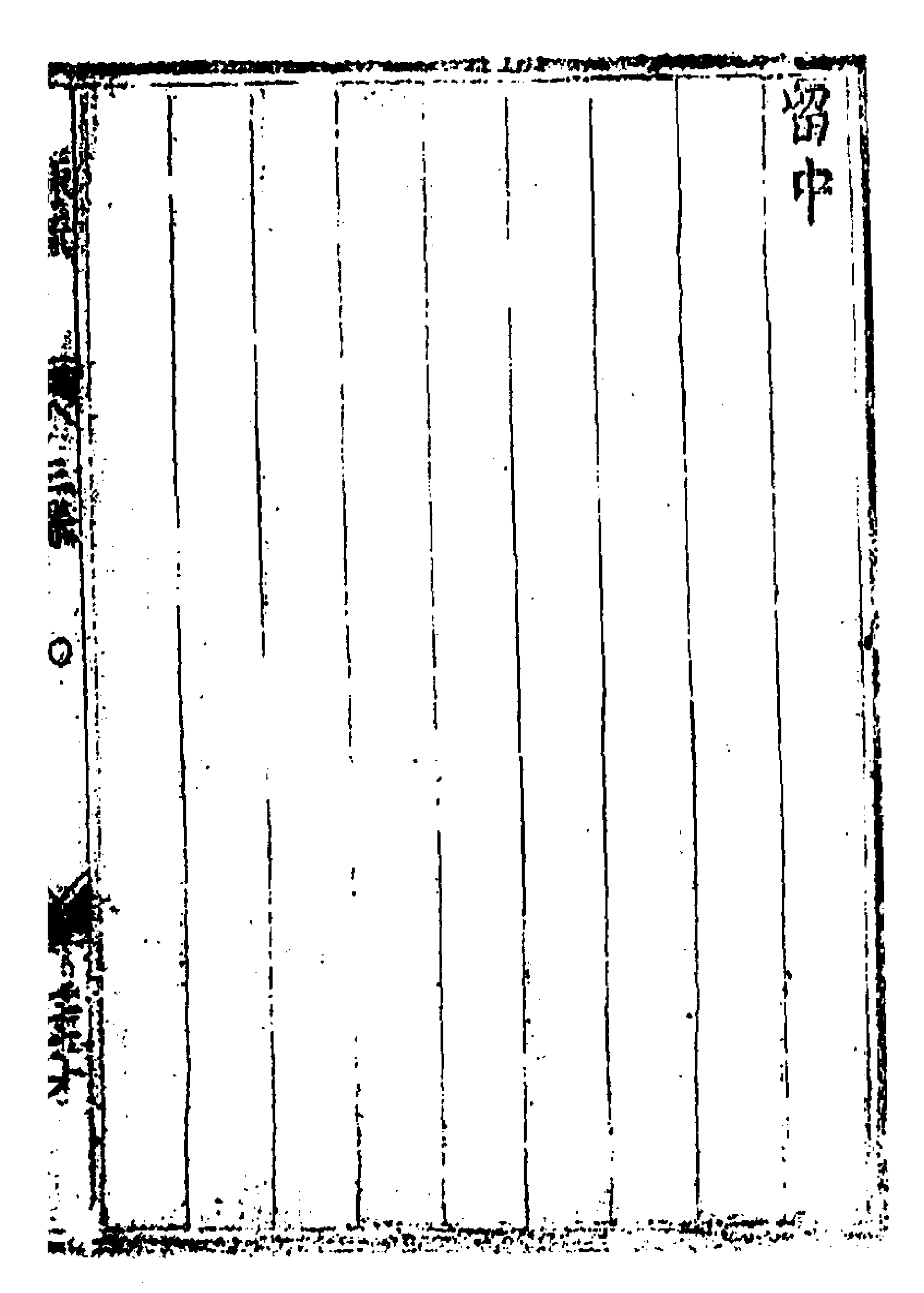
聖諭傳行諒惟旦晩是典禮已不容緩也
而工程獨不當速乎柰何不欲落成
恐非所以集
國慶也出警入蹕用備非常今荷鍤操
刃之夫朝昏蜂擁玩近在
法宮咫尺之間又正遇
車駕遨遊之日盤詰難施倉卒可慮工役
完利耶不蚤完利耶柰何不欲落成
恐非所以成不費也況

聖壽在邇正
六宮燕喜之夜且
覲典方臨又萬國嵩呼之候誠及此時哉
工此時還
御
配乾坤而並位
禁闈闥以凝禧豈不休哉臣等以耳目之
司叨監察之任雖
宮府九閽莫由仰窺

聖意但欽奉
勑書原責臣等以工獲早完財不虛費為
稱任使令事勢如斯若終緘默不言
是不但不能償其完於未完之前抑
且隱其完於已完之後不但不能節
其費於有可費之中抑且濫其費於
無可費之外
簡書謂何臣敢弗畏用是不避忌諱冒昧
瀆

請伏乞
皇上特勑在工諸臣務殫心底績刻日告
成俾登衆
聖躬大慰輿望臣等不勝幸甚緣係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勑落成以奠
宸居以慰輿望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遵

明旨循職掌伏乞

發宗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臣惟

大禮一事屢奉

王音載在金匱曰俟天氣清凉以便舉行

今已秋深爽氣漸回矣日待

慈慶宮成揆次舉行今輸奐告成業已

謝土夫雖

宸衷之獨斷天下信之群臣信之而吉期

之循豫則天下望之群臣望之夫

人有美而將順者臣等之夙心禮宜舉而

因時者臣等之職掌萬國嵩呼之

候孟令

佳兒佳婦同稱萬年之觴値

一人有慶之嘉會九晃

父是
子共聚一堂之樂則
陛下之
詔令信如四時臣等趨拚恐無再
遺矣臣等激切顒望之至緣係遵
明旨循職掌伏乞
登定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禮久待

綸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詔令以慰群情事頃者天氣清爽

新宮落成臣等仰遵

宸斷屢以

大禮吉期為

請本家
俞旨竊思秋仲以來
聖節正臨想樂事駢臻燕戰綵理今朝
賀諸臣又將
陛辭盡及遠近華夷拜集之儀早完
君臣長幼各盡之倫是在群臣也方效
嵩呼又瞻
星耀知
宸心獨斷之不移在

陛下也方稱

壽觴又行

吉典庶

聖祚萬年之無斁此益

國家極盛極樂之事則亦何憚而不為

也伏乞

及期斷示臣等不勝顒望祈禱之至緣

係

大禮叉待

綸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詔令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具題

留中